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目錄

岳飛

沈與求 德清人

龜溪集序龜溪沈與求别號

程俱

懐忠辭并序○爲郡守顔魯公

陸道士贊即修静

張綱

劉岑除刑部侍郎制劉岑見前

沈與求知鎮江府制

劉岑除吏部侍郎制

盧法原除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制盧法原秉之子

劉一止 除祠部郎官制 劉一止歸安人

除侍郎擧葛郯自代狀 葛郯歸安人勝仲孫

胡伃 甯公

讀寇萊公集

劉岑

向子忞墓誌略

勾詠

于祿字書後記

吳元美 郡教授

祭安定先生文

莫沖 君陳曾孫

安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特授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試題

葛勝仲 見前

陳簡齋詩序 簡齋名與義郡守兼御公

仲并 郡倅

為湖州妓楊韻生日作醮詞

賈奕

讀孟東野詩

李廷忠

賀章同知除叅政啓 章良能歸安人

章淵 郡守援之孫援寓居長興

藁簡贅筆序

莫仲珪 君陳孫

修淨土法門後序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乞催湖州賜米奏　岳飛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臣岳飛狀奏近奉聖旨於湖州封椿米內支撥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同被如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知州趙子[illegible]却稱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揮不肯應副即目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切慮有失事機

伏望聖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場之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親征詔　沈與求

朕猥以寡昧屬茲艱虞迫臣民愛戴之誠續正統於將墜痛父兄播遷之難履尊位以何安夙夜以圖策慮並用豈不能躬擐甲冑親冒烟塵乘將士欲戰之心慰黎元厭亂之意然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兇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厚幣遣使通和

庶殫孝悌之思必徇哀恫之請至於土地梗絕生齒流離師徒懷暴露之憂閭里起驛騷之歎豯朕不德嗟彼何辜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賈溺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敵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雛之狂詩率羣偷而陸梁借彼援師倚爲威勢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二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猛士在列怒髮上衝以謂逆順之理既分勝負之形可見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而俱生朕乃下詔總師

卜日引道前驅方戒積陰頓開天地鬼神罔不助順將帥輔弼罔不協心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毎爭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儁功載惟風霜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

辭免除吏部尚書奏狀　沈與求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天官六

卿之長銓綜人物地極高華祖宗以來惟是詢求一時碩德宿望之士命使居之故夷夏知名縉紳動色朝廷之上自然尊榮苟非其才寧若虛次儻緣恩眷輕以假人公言沸騰必至累國況復兼官翰墨備極政事文章之選尤不可不慎也伏念臣迂愚朴拙一無寸長遭遇

聖明誤叨器使待罪言路首尾四年雖有拳拳愛君之心祗罄孤忠不爲身計然智識凡下昧於幾微何補事功徒積仇怨仰恃日月之照幽隱必臨直道徑行不避讒謗終緣思慮過當氣血衰殘涉秋以來十日九病適

以迫近防虞之際未敢祈閑遠蒙聖恩横加庸品超躐衆俊併冒寵除在臣之愚豈遑安處況臣少時學爲場屋之文隨衆覓舉既忝祿仕舊學已忘白簡之詞不拘音節尚猶牽彊累日僅乃成章退省荒踈常懷跼蹐今復假之禁林之直尤非所堪閣筆含毫何以塞責不免披瀝血誠仰干君父伏望陛下特軫天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俾遂小休以安素分不勝幸甚臣無任 云云

辭免除參知政事劄子 沈與求

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叅知政事日下供職者臣聞天下多事則望哲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比自中原震蕩以來天下可謂多事矣陛下焦勞求濟八年於茲更用大臣無論數十終未能仰副聖心迄至於今國勢未振陛下當宁慨然念治愈切宜於是時得瓌瑋卓絶之才以陪輔帷幄則戡定禍亂容或有期如臣庸懦一無可紀躐貧華近日負尸素之慙今日忽蒙恩除擢叅大政驚懼僭越不知所為儻或冒寵貪榮不自上列顛隮累國所繫非

輕伏望聖慈特回淵慮博求人望改以命之庶幾策慮設施必能宏濟艱難以克稱陛下知人之明天下幸甚臣無任云云

謝賜御書車攻詩劄子　　沈與求

臣近蒙聖恩賜臣御書車攻詩今又蒙陛下以臣草芥賤名特紆宸翰俾獲刻於車攻篇末託於不朽奎鉤爛然光動心目臣之榮幸殆絕一時自顧么微豈能稱塞拜賜之際感涕交顧俯惟陛下方修復古之政以圖攘狄之功而臣猥以空疎待罪近列贊襄無取宜在譴訶

拜此殊私以慙以懼惟是畢命夙宵以贊中興之業則臣之志也何敢言報臣無任云云

乞出第六劄子　　沈與求

臣比者荐輸危悃冒犯宸嚴乞解政機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伏蒙聖慈再降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恩眷優渥不替初終報効莫從唯知隕涕伏念臣頃緣孤遠遭遇聖明感於知憐愚所奮勵常謂議和避地恐成微弱之形積粟練兵審圖恢拓之計念弼言之曲折荷天語之褒嘉志在必成期於協濟而臣終緣拙直動致忌嫌適

偶相臣犇赴行闕惟是人情洶懼之際莫聞國論安危之幾名曰叅陪實均責任踈外若此尸素何安惟恃保全之恩未至顛隮之地俯仰循省夙夜驚懃是以不避瀆煩備陳靦縷仰祈睿聽曲賜矜憐授以宮祠投之散地庶欲全於國體豈敢恤於身謀拳拳愚忠莫盡於此臣無任云云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沈與求

臣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仍降指揮令臣擇日赴院供職者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竊以輔臣之任國論所資况當用武之時尤重本兵之寄欲賛能事宜得偉人庶協成謀用戡多難如臣資材凡瑣性識昏昏智慮不足以應萬事之宜權略不足以應一時之變頃蒙聖奬擢典政塗昧於謀國已試無能久冒殊榮曾微薄效陛下略其礙礙尸位之罪察其拳拳憂國之誠得請外祠甫踰旬月遽頒召節趣侍經帷既獲望於威顏即再申於悃愊覬收蹤跡復返丘園豈圖異除薦及庸品承命之次顛汗憂惶臣疾病交攻衰殘日迫儻或更叨委任必誤聰知伏望陛下

特軫深慈追還成命疇咨人望用厭輿情庶資經濟之

謀以成恢復之業臣無任云云

賀賈舍人啓　　沈與求

伏審茂膺詔檢寵進詞垣聯侍從之榮班極文章之盛

選音騰疾置光動故鄉恭以某官學配古人才高當世

早馳妙譽擅滄海之遺珠獨冠賢科應崑山之片玉用

先諸老擢自一人校讎兼六籍之微刊正盡羣言之失

踐揚滋久聞望益隆進直螭坳記載之功惟允首陪鷄

戟調護之德攸全爰從禮樂之司入掌絲綸之地舍人

樣有如此大手筆無甚難紅藥裁詩暢中和之遺韻紫
微草詔追顥噩之醇風紹蘇賈之才名超伊管之相業
乃符輿論亦出家聲其蹤跡陸沉音塵斗曠側聞成命
之出彌增末契之榮目想俊游輙起彈冠之興心懷美
應尤傾賀廈之誠

賀新守盛學士啓　　　　沈與求

伏審細札疏恩左符分命起自列僊之館來臨多士之
鄉芹藻生輝布韋增氣恭以某官剛明蓄德端厚凝姿
粲然星斗之文粹矣珪璋之表賢關闊步早收俊造之

科仕路橫翔遂入英雄之彀乘軺擅膚使之譽列棘聳
名卿之稱醞藉有餘於風流緣飾無先於儒雅一昨辭
榮北闕均逸南州田里絕歎息之聲治功藹著庠序修
孝弟之義名教勃興集此美談發於遺愛況蘭陵之孔
道撥茗水之上游喬木相望稔服善鄰之教令共棠具
在飫聞雅俗之歌謡用是此邦絃誦之徒思見我公色
笑之樂茲聞除目實激懽悰顧惟齋鹽之冷官曾是門
闌之下客燕雀相賀同看大廈之蔭成桃李方華獨認
舊蹊之路穩依歸抃躍倍萬等倫

賀湖守葛待制啓

沈與求

比審高牙已臨大府寬條一出驩頌四馳恭以某官心存古人氣蓋當世名號一時之豪傑學爲四海之宗師兩禁同游最先德舉八科並中豈止文鳴上心雅欲其居中時論久嗟於補外然公卿皆憚徒以君嚴之立朝而吏民不欺亦賴長公之治郡遂請便安之地用蘇疲瘵之氓正恐賜環不容煖席某頃由兹誦獲進門墻服在下陳方執簿書之役瞻言故國莫修桑梓之恭依嚮之誠倍萬常品

賀盛守再任啓　　沈與求

伏審祇奉新恩洊臨舊治提封所暨驩頌如初恭以某官卓犖受才洪深極德道義滿於天下英雄游於彀中煥星斗之文追古作者起雷霆之譽爲時聞人功有爲以皆成治無施而不可繇從棘寺出領竹符千里興謳坐見流亡之復朞年報政騰聞課最之優妙達膚聰俾崇徽數稍緩韓侯之入覲姑徇寇恂之借留善政流風民自安於教令深謀至計帝亦俟於咨詢會有追鋒不容暖席故惟踈賤叨辱知憐方懷勿翦之思更勵必恭

之戒依歸下惆倍百常情

湖州德清縣重修孔子廟碑　沈與求

予少時嘗聞諸長老言吾邑初脫五季之亂人樂更生敦朴力穡未知學也大中祥符間予從祖書記始以儒學中進士甲科名稱籍甚鄉黨榮之邑之子弟遂風勸於學其後正議大夫盧公父子踵取名第翺翔要途而學者日寖以盛故有孔子廟基下制狹既不足以揭虔妥靈而衿佩野逸沸克羣處迨明道壬申之歲河南賈克來是邑訊之邑人以爲餘不溪來自天目之山注於

邑之東南兩山挾之秀氣橫出宜益有縉紳之祥乃作今廟直巽之隅高明亢爽非復舊比而文雅之士班班出焉閥閱相望若應厥卜予結髮亦肄業其中絃誦之聲猶可想也中間朝廷典學而有司便事僅於舊宇丹堊而已矣然自初考卜迄今百有三年而牆屋頹圮草茀於堂廟貌雖存丹青缺落使人喟然有寧不歸音之歎春秋祀事著於令甲而器幣牲牢之薦弗備弗蠲神用不享大末鄭如幾隱居溪陰一日過予曰吾儕儒服顧不若佛老之徒嚴奉其祠以侈大其師之說恥也已

而率邑子沈良能相與告於邑令楊鐩及凡境內之士
大夫士大夫悉勸趨之爭出緡錢以佐其費乃盡徹去
門廡更立而一新之面勢隅落雖因其故而棟楹顯敞
視昔則又加焉爰即兩廡析爲齋廬以待學者中嚴廣
殿像設巍然翼翼羣公繪事惟序觀者爲之屏息嗚呼
休哉實經始於紹興癸丑之仲冬越明年春上丁行釋
奠之禮落成焉是日也予兄次律攝衣升堂談春秋大
旨凡邑之士大夫濟濟在列咸有肅容邑令跽而請予
文以記乎謂國家遭彊胡之難義士枕戈武略是急然

未嘗斯須忘右文之事誠謂舍是則無以爲天下也吾
邑令乃能間搶攘之餘導人所欲立學崇祀以夸四方
是可嘉巳乃爲書其本末而系之以詩曰
餘不之源來自天目注之兩崖其勢若束惟邑東南山
崇水洑始建廟宮茲焉考卜𡉏也來游文風載郁更時
搶攘園疏是鞠豈其山川秀氣回復厥有吾徒輸金委
粟載新棟楹王廡程督有祠司之不疾而速揭揭元聖
端冕袞服羣公從之祀事孔肅嗟我令尹崇化表俗曰
與自肪徃繼前躅勉我士子荒迨則辱惟以嗣音豈惟

于祿祥源泱泱無來其績

朱夫人墓誌銘　　　　沈與求

夫人朱氏世為湖州安吉人父繹太廟齋郎自其曾高以來號以貲雄於鄉然儒服蟬聯素風甚飭夫人幼而莊靜整整有家法父母愛之為擇良配得同里潘侯師仲歸焉夫人之歸逮事其姑能先意順適卒以孝婦稱於族黨之間事其夫恭謹如待過嚴賓客娣姒雍雍怡怡如也潘侯少小喜自振拔其交游多四方才士大夫館穀如歸至傾家不問絲竹之娛帷帳豆觴之具必極

精腆夫人職之也歸十年生三男子曰巳曰莘曰賁曆侯卒時夫人盛年既終喪宜改適夫人聞之慟絕自誓弗許然三子甫勝衣其季在襁褓未能誰何也夫人克奉潘氏祀字其孤有幽閒淑慎之操三子既稍長知事夫人一日斥匳中物幾所於庭悲泣不自勝呼三子侍傍且誨之曰汝父平生時鋭意欲立門戶非苟然者不幸棄諸孤蚤世吾哀亡撫存雖掬窮不懈吾心固有處也今汝曹齒宜學其以詩書起家成汝父志顧何以籝金爲其爲汝資勉之哉三子掩抑泣謝諾即招聘四方

知名士館之門下授以儒術如晉云三子資秀發嶷然可喜也爲學務自刻苦在儕類中嶄嶄見頭角賁遂一舉中乙科授廸功郎調高郵軍司兵曹事迎夫人之官下會芭及挈由鄉薦肄太學夫人旦暮念之不衰賁乃奉安輿西游上都以娛其意既至而賁小疾不起夫人以客柩歸卜居郡之西闉曰吾不忘故里顧吾廬賁兒時戲劇及其起居寢飯處歷歷在眼中吾不忍眎也汝曹脫有立庶幾釋吾此哀不然無以吾歸二子奉夫人訓相戒語激昂益不懈客有相過夫人從屏間闚之其

人賢即色喜語諜而意嫚輙禁切不相還往故所與遊多益者古幾何莘亦相次中第授迪功郎調衢州西安縣尉歸拜夫人於堂下夫人疾已侵攝衣強起一跅之歎曰吾發居三十年矣天卒相吾二子俱成名芭故未偶度其趣操宜不墜厥家吾死何憾夫人嚋昔嗜內典因索其書目誦之彌月忽若有得默然宴坐瞑目而逝其了達死生雖學佛之徒自以弗逮實建炎戊申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三有孫男六人曰梅曰楫曰樞曰格曰權曰相孫女三人皆幼越明年九月朿日諸

孤奉夫人之喪歸壂於邑之東山鳳臯之岡將塟諸孤載夫人語泣請銘於予予謂人爲善患不力誠力未有無其報者夫人志節終始凛凛不可犯烈丈夫有愧焉身見二子躡取名第起爲縉紳家天之相其爲善獲報豐矣鍾鏞之祿顧不能一朝享之殆其賦予然耶茲亦可悲也巳三子少從予游且夫人行應銘義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其殖也豐而用之冲不贏其躬其節也正而持之定不隕其性此古烈婦之所難而夫人能然得不爲賢也耶

是宜神者報之用錫爾祉迄成厥家克昌厥嗣鳴鳳之岡喬木蒼蒼銘詩孔昭百世之藏

朝請大夫盛公行狀

沈與求

盛允升字德常其先餘杭人公之四世祖蟠徙建德公父僑直集賢院知越州集賢公宦游吳興樂其山水因家焉公資禀端亮自少小屏絕嬉弄力學問道古今屹然如成人稍長喜爲文辭采贍蔚以集賢公蔭補太廟齋郎調開封府酸棗縣主簿未赴會集賢公捐舍館護喪歸塟潤州秩滿奉太夫人還居吳興屬歲饑盜斥境

南州將病之先是烏程尉闕正員檄公攝領且語之盜公分曹督捕擇所脅從縱使緣敵而執其渠首械送州一境帖然州上其事司勳以格進官一等丞蘇之崑山崇寧元年官制行授登仕郎公之丞於崑山也事有便於民無巨細輙舉之其非所便不問久近必去乃已代有期傾邑請州泣留公再任州不能奪請於朝時上方是鄉校復里選欲得能臣倚以辦事有旨從之邑舊有先聖廟庳屋纔數楹公承詔一切更徹根椽寸甓不欽於民而落成先於諸郡部使者才之聯牘言上三年召

至闕改簽判杭州是時東平呂公惠卿帥杭被旨擇才吏訪境內逸迹備修九域圖志杭於東南爲大詮次居多帥難其人比公至喜曰吾事辦矣即一以屬公公捜抉無遺事數月書成奏御遷通判揚州往歲淮甸小歉春秋二租官所貸緡錢在民者詔悉閣之而强家大姓貸錢爲姦其非所應閣者詭免甚衆歲且豐猶抵之不以給上事公具簿最勾稽得實諭使償凡爲錢數十萬以佐外計遷朝奉郎太夫人壽且九十矣念歲時姻族燕遊之適在官下心未嘗一日忘吳興公惕然曰吾

婦以親故任今所居非親所好雖貪祿錢詎不忍即解印裁致其事以歸左右就養惟謹居無何太夫人以壽終公執喪如集賢公時益不懈政和二年判開封府戶曹事方朝廷考正徵角二聲庶燕樂以濟韶鄭衞淫哇之習公上所著樂書數萬言論辨古樂所以析用中正之法甚悉上嘉用之改儀曹兼大晟府製造官三年司勳奏公聶攝邑蘇之常熟捕獲盜鑄金錢法應賞由是累遷朝請郎九月燕樂成上命輔臣覆視唯公所製譜妙一時特恩遷朝奉大夫踰月賜服三品皆異數也鉞

得請知秀州五年公猶待次鄉郡以大晟奏功還朝請大夫公請休於家理別圃茗雲之上幅巾藜杖往來其間澹乎若與世無營者閱祕典月數百紙要以了達死生人亦初未之知也居數月感疾命諸子具祕器卜遂藏既乃曰後事豫矣瞑目何憾即折簡索所從游告以逝日至日終于正寢治命不亂其悟解乃如此實政和六年閏正月十八日也公雖有營畫臨事不爲苟且之計所至績效藹然有聞於時故所遷官率繇懋賞獨於榮利恬靜比再挂冠年猶未衰南州士大夫高其行愛

慕在色使公彷徉以進則其所施設何如哉享年五十有八娶孫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康廸功郎婺州兵曹椽曰度廸功郎坊州司刑曹事曰庚庠序皆遊鄉校爲儒生女七人長適登仕郎朱德延次適廸功郎錢均次適貢士陳琦次適貢士吳景信次適太學博士錢圻孫尚幼孫男一人女三人明年三月十四日諸孤奉公之柩塟於烏程縣九元鄉金蓋山之原先所卜也

龜溪集序　　李彥頴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思陵爲耳目股肱

其勲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節挺挺特立號稱名
臣益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閭之光寵也紹興三年由
吏部尚書奉祠歸里門伯氏桐廬丞彥徧守元規自公
在德府賓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頴年十
有五學於伯氏早莫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說
詩亹亹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衒侈
從傍竊聞之則知所嚮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居
俯仰者以十數相與賡唱爲娛樂篇章流傳得輙誦記
今其仲文捜伯氏又能收拾藏於家得以賸觀觀顏

方為童子雕篆之習他求暇以學莫獲拜下風而請謁
而公蓋嘗辱撫憐之曰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京
口召還仍為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親綠絕無所窺
尋其聲光已剝聞君薨於位矣年甫五十二家在故里
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為親黨取去
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省
事凡得公手筆起草與所抄錄在紙者皆亡之雖往還
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為
浙漕始能裒輯類次為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

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念自少小知敬重公今甲子一
終既篤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槩然也公英邁絕人早
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擊邪風采峻厲
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以
正直尊君之道故嘗爲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在
臺中論議少恕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代
言體櫽括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幾
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時
能言之士衆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宗仰如

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

今公為不亡矣公諱與求字必先其立朝出處之大節

固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得自

見於此十一月既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吳興

李彥頴序

懷忠辭并序　　　　程俱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然

諾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忠義之性乃在於從

容食息之間嘗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其操蓋

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獻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北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疏遠無聞之地其隱然以孤城抗賊鋒者顏氏弟兄而明皇未之識也向使數人者用於朝峩冠緌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之壯不得爲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更肅代德宗世政益衰變益深雖搶攘版蕩之際而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爲

少啟其惓惓之意豈惡安逸而樂羇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而嫉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遁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廊未及煖又襆被而南矣觀其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去譏之不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忌者知其流離窮餓不足以懲也則委之豺虎其必焉其勢必至於此益無足驚咤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爲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詩

胡不自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哲乎其所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之全合於山甫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予遊吳興拜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爲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忘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嘗與天地長存雖死而

不亡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芳洲之蘋酌若溪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返吾轡兮巴山釋吾櫂兮揚瀾歲晼晚兮道阻修望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攜美人兮山之幽撫雲霄兮遐覲恨辰莫兮淹留誅蓁菅兮出秀寄雅志兮巖丘搴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沈憂兮永歎障西風兮夕塵 其一

伴食兮侯居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爲得兮胡不能保妻子而全軀狙利兮抵巇鉤時君之嚬笑兮於嶢與眉世

以是爲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羣而情異兮何惡邈而幾危紛肩摩而轍結兮誰不乘君車而衣君衣奚獨好乖而多事兮恥時之不堯舜與皐夔羌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衆之狂癡 其二

狐蠱兮蝹營夜嘶景兮晝畏人生奄奄兮倀倀胷無知兮窖塵屍伊人兮超然何虎兕與甲兵惡爲骨兮義以爲軀元如生而血爲碧兮信前修之不[illegible]變之[illegible]兮崒顏如冊兮渥腴雖錮九泉而壓嶽岱兮亦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洪

學右吾歘兮遠遊慰吾人之思兮儵復過峴山而稅驂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卅三

陸道士贊　　　　程俱

陸公玄虛寄傲簡寂江湖相忘一笑莫逆

劉岑除刑部侍郎制　　　　張綱

朕惟王政必本於仁恩宜重萬民之命俗吏或牽於私意辟遵三尺之公肆求時髦俾職司寇具官某性資敏明而輔以博古之學辨論詳雅而發爲華國之文夙蔚譽於儒林亟躋榮於要路彌綸省闥肅振綱維揚歷道

山蔚高領袖察其吏事之久必能議法以情簡自朕心宜掌邦禁往攝貳卿之事進聯法從之班爾其端一意以持平審四方之奏讞民之多辟忍横被於非辜法無二門尚參决以古義用廸咸中之慶庶追止辟之風

沈奐求知鎮江府制　　張綱

朕覩東南形勝之地京口實當上游方茲時廵尤所倚重思得折衝厭難之士以修古方伯連帥之職用作外屏寛予顧憂具官某學不守於空言才克施於有政登膺東掖亟寘清華挑法憲臺則排姦擊邪紀綱復振肆

鍋銓部則揚清激濁流品自分主掌推剖紛之工繼蹤
禁論思之助以其蓄之有素故能用無不宜久去周行
殊鬱士論是用起從貢館殿此大邦察惟一路節制之
權加以萬旅營屯之寄非威重足以鎮浮則人不服非
惠和足以宣化則下不安往圖厥功奚俟多訓

劉岑除吏部侍郎制　張綱

朕方聲修銓衡之法付之文部使天下之士咸以資格
聽其考序其職顧不重哉非得夫剸煩治劇之才何以
勝激濁揚清之任具官某學博而有守言大而力行擢

貳秋官掌于邦憲以情論法吏不敢欺信其才高可膺
煩使治官之亞汝宜攝承夫裴馬之能述於史氏後世
稱焉往其懋勉無愧古人是爲任職

盧法原除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制

張綱

當險阻艱難之時慮莫先於謀帥得詩書禮樂之士庶
相協以圖功矧累朝之舊臣副一方之重寄宜加異數
以撫成師具官某志在古人名顯當世儒僊侍從堂堂
人物之英備罄猷爲蹇蹇王臣之節肆予圖任屬此老

臣會與秦蜀之兵併貳軍師之政奇謀碩畫自能靖合於孫吳禦侮伐謀尚何遐想於頗牧而今方鵬之表靖況復屯戍之久勤盡加寵於使權庶增重於戎律爰錫賛書之命亟升祕殿之華斷自朕心克符公論四郊多壘念方軫於至懷千里折衝其勉攄於遠略

劉一止除祠部郎官制　　張綱

朕方舉縈策以收中興之功顧天下士有一善可取猶將簡拔任用而況已試之才爲朕所知者乎以爾行義文詞縉紳推仰蚤膺器使入直螭坳嘉其久即退閑益

自堅於氣節肆以郎選還寘本朝朕之用人不以官職
崇卑而爲輕重往祗厥服以茂遠圖嗣有遷擢毋虛朕
意

除侍郎舉葛郯自代狀　張綱

准令諸侍從官授誥限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宣教郎葛郯爲學敏明操行廉謹施於政
事所至有聲擧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讀寇萊公集　胡仔

萊公集以江南春二首觀之則語意淒惋若優柔無斷者

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猶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向子忞墓志略　　劉岑

向子忞字宣卿朱丞相勝非以督府帥李成於江西屈公參議有一縣令以不廉被斥方求薦書入幕中公具以姦贓白丞相俱斥去因論君子小人不可使混雜以亂政丞相皆納用之

于祿字書後記　　匀詠

栁公權對穆宗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是言也雖公權

時以筆諫然論書法理固如是余觀顔魯公筆蹟乃知
公權之言不妄魯公忠正人也功名事業列於國史其
全德偉行英風義烈貫映千古文學之外尤工楷書大
小二體筆力遒勁如服介胄如冠獬廌凜凜乎若詣虛
牝而叱希烈有不可犯之勢蓋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
仰之徃由左宦臨汝吳興暇隙書千祿字様鐫刻於石
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
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真府尹龍
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

特爲精評公跡魯公書於干禄字樣尤致意焉非獨愛其字樣而且愛其書法之工非止愛其書法而又愛其心術之正惟愛之篤故惜其久而淪廢於是仰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剜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今適顏書之士慕勒刊石於泮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意魯公所書實大曆九年自大曆至開成僅踰甲子石已剜缺姪頵欲移他石不果後與楊漢公慕勒成顯志時開成四禩也自開成歷五季洎皇朝距今凡五甲子漢公傳本亦復磨滅魯公真跡所存幾

十四五爾矧公去郡今復幾載其石存亡不可知幸而存焉無好古博雅君子寶而護之且有風雨摧剝之虞則彼筆蹤或未可保今公再傳茲石雖謂摹刻失真然梗槩猶在學者意解神悟尚庶幾得髣髴於斯抑自公始也紹興壬戌八月旣望郴學教授成都勾詠記

右干祿字書再以魯公石刻校之多所更定惟平聲有箎字在四支韻中是作壎箎之箎當竹下从虒今乃从虎自讀爲虎而非可音池也上聲有惚字在十九皓韻中同爲惱字攷字書惱字別無此體即恍惚之惚也音

忽夫此帖自唐人宋已經傳刻當時亦云漫磨滅矣况後世苟簡書寫先正之風日遠又安知非烏焉之類乎二字俱誤無疑姑識於此嘉靖丁亥歲春卅陽孫沐書

重刻吳縝二書跋　　吳元美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熈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

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

吳元美跋後

諜寥得行狀略　　莫濟

學執奏福建安撫葉寥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措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靈應廟碑記　　沈長卿

錦山之南有廟巋然峙其趾制度卅朧甚古榜曰三王圖記不載採父老言三王姓陳許辛氏廟故址居山北有靈鳥銜鼓至今廟基遂徙焉王昔慕道集隣境神禮唐覺聞禪師聽講梵書故今廟坐之旁諸神環列有僧

居其中皆迂怪不足信庭有斷碑字漫滅不可讀僅可
辨者數語曰三王不嗜血食又曰按諸往古立僅千載
則神之廟食遠矣長卿自為兒時見父老奔走奉祠無
虚日水旱癘疫有禱必應建炎四年冬虜師渡江所至
屠戮遊騎距廟纔八里居人震恐聚禱於王賊無故自
遁會有傳者云賊見旗幟亘數里謂有大軍故去人以
為王威靈潛卻之也紹興初工部侍郎李公誼避地來
居坎凜未偶一日禱于王獲吉卜不二年果登近從公
既信其靈因里人徐先倪豫有請白于朝乞廟額許之

九年三月賜名靈應制下環境作難益大其廟作三門
易新榜大合樂以落之用侈上賜明年又作東西兩廡
規制一新廟臨長溪衆流趨滙遠峯環列眺覽奇曠先
是有術者言後數年當益興已而果然以王之靈而依
據茲地其煥發彌遠亦宜哉父老願有記長卿世蒙王
休所不敢辭乃記其事并作迎享送神詩鐫之石其辭
曰神之居兮叵幽依水涯兮山陬祐我民兮自古世既
遠兮彌修神之遊兮容曳載蘭旗兮桂旆儵周流兮靡
息去螟蝗兮毆疾癘神之歸兮光陸離霈靈澤兮淋漓

配此山兮不朽俾民兮深思山有薇兮水有芰潔樽罍兮薦芳吉奏簫鼓兮鏗鍧春與秋兮饋祀我民奉事兮無敢不虔神之庇我兮其有不然詔子孫兮無怠彌億萬兮斯年

賜顯謨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招討三衙軍兵獎諭詔　汪應辰

勑沈介朕嘗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徃徃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耶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鋭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取初不

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凝糗糒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玆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南湖水利記　時爲餘杭丞　成無玷

苕水發源天目經兩郡六邑以入於具區者二當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經三邑處其下流水勢奔放不可爲力餘杭縣其間襟帶山川地勢平澈當苕水衝橫流歲嘗一再至以兩或數至倏忽瀰漫高處二丈許然不三日輒平其爲患雖急而難測以禦也故隄防之設比他爲重東漢熹平中陳公爲是邑始築兩湖以爲水瀦並

溪者爲南下湖環三十里並山者曰南上湖環三十二里洪流從高赴低其勢悍甚得所謂石門函者則析而匯於湖溉就寬平其暴必殺溪流縈紆徐引而東湖之水瀉於南渠河河流而東接東溪五福渠之水以入於吳興其派別而北者爲黃母港十二里與苕溪會於其會處節以石埭曰西函溪流方漲則閉以固東鄉之田竢其稍落則啓函以走渠港之潦下田函乾水不備浸若旱暵開函以灌溉千餘頃膏腴民無水旱號爲沃壤衣食藉寔出賦租無慮萬斛而計其爲利又倍蓰也其

爲塘岸規制甚工得周官善防之意歷年浸遠溪湖皆
高堤堰俱圮水或逆行漂沒廬舍西函既自踈鑿守者
貪賂竊以渡舟水因大至官府輒救目前遽塞之以弭
患自函之塞十歲九潦民日益困土脉沮洳殆成棄地
今大夫江公以宣和四年夏來令茲邑循諏耆舊得溪
湖利病甚詳乃以是年終度工趣事民懽趨之始於西
函次五畝塍次緣湖之岸當溪之衝者曰紫陽灘尹家
塘護郊之堤曰中隔塘次緣溪之岸當石門函之左右
者西踰明星瀆東接廟灣之塘次上湖可浸者南環河

受水處曰石欐橋次緣溪之岸當石門西之左曰關林
塘南岸皆全矣凡北岸之塘與南對修由西門之外曰
五里塘西山之橫隴當溪之衝者曰龜灣塘及東鄉之
外盡十四壩之防二皆圖治於是決渠之岸無偏強之
患其下流遠郡與錢塘接境之田犬牙剬錯而塘在吾
邑者曰廟灣曰許家瀨曰麥蕩塘曰獅口曰蜃塘曰化
灣與夫石瀨曹橋之間十餘堨之岸亦皆增葺凡此防
之設西函爲最大夫躬行勸相以捍衝之堅厚精密嚴
立山峙經始十二月甲寅落成於明年三月己巳其費

七仞其長一百三十丈兩崖横敞其中開閉處小陿縱

陿度敞相去尋有半加膚寸焉故石之工九百九十役

庸萬有六千三百用緡錢四十三萬皆國下之供計畝

樂輸足用無羸不愆於素函成蘧遞縱觀愕然歎服諸

儒爲文作詩以紀頌之若五畝塍者蓋爲巨防今不盡

復水無可趨齧中隔塘且爲城邑病故今五畝塍之側

其高下僅可隱人其長止四百九十五尺其北田岸漸

高屬於山足者凡五百尺下於塍尺許皆空不築湖水

過五尺盤塍北空處以流過六尺則盤塍以流水之流

塍下至五尺溪流平則五尺之水自石門函還納於溪而湖水盤塍者勢緩不爲東郡及南鼎河患後民因湖之塞稍耕其田利水之速去也故隄防有盜決者往時湖與溪皆有塘長免其差科俾專繕治旣而役之如皂隸然又常以假人民厭苦疲久而禁戒寖弛隳者弗增闕者弗補蟻蛀鼠穿獺龜之穴漫而不省者水至則潰今稍復增置塘長而蠲其役又於五畝塍舉條令爲約束以絶盜決之弊民之蒙惠無窮陳公名漸有王號不知封爵所始宣和五年四月朔記

五畝塍銘　　　　成無玷一

湯湯若水發於天目兩湖灌輸歲埋為陸漲流時至雲日蕩沃旁合百源匯於山足勢溢以傾怒濤奔感高卑之際歲維板築拓基五畝隨潤北曬水溢乃流如槩諸斛著減得宜高下成熟自塍之壞歲亡半菽茂宰因民無廢不復慮始云難勸趣判速既堅既厚旁郡蒙福咨爾後人嘉績斯續南湖之陽鳳凰之麓石林崢嶸鰲湍回曲勒此銘詩尚識陵谷

常州興穡子城記　　　　胡璟

吳興俞侯爲常之明年紹興四年也且受代爲邑子胡
珵言曰金人南寇大掠吳楚以歸五年矣常之在淛右
所不燔者十三而子城蕪墟焉初予之至也州治寓晉
陵縣治縣治寓佛廬凡官屬邸舍寓民廬倉寓老子宮
學子逃散寓郊廬官軍寓葦廬道傍自金斗以北鬱爲
鬼區狐號燐遊今再歲而官寺廨庫營屯廩庾黌宇大
小井井嚮工就功將復厥舊邦人請有紀也願以累子
珵辭不獲命則告之曰人情樂因陋就簡吏媮弗虞號
爲鎮靜況兵火蕩焚公私耗乏苟持用籍口益可公不

以是故自憚自逸夙宵憂勤卒克以成如初遺後之人不已恪哉且公之下車也距寇退纔三年將之重門麗譙圭竇空空嚮之冠蓋車馬之衢荆榛成林甓礫如山公爲閎閎孜孜弗亟弗遲市廢第於民羣材用之無遠求以擾也規廢地於官畚環築之無級增以侈也匠倍傭故工弗窳徒番休故役弗病吏不得因緣爲姦民戶無所輸貸不又惠哉于柱之雄萬室之豐侯屏中宏吏舍旁布太倉富之泮宮教之堂序沉沉廡級崇崇上臨下承以聽以享不又肅哉詩詠甘棠召伯是思羊公之

碑後人墮淚公之爲是邦也寃獄滯訟多所決平儒雅文彩不自表襮法而不刻健而不猛猜不肆察寬不弛防才業如是政化如是諸所興復成績又如是其爲𡐓崇大矣然而不矜沽名不自伐功姑務興復大略焉後之人曰是承虜禍屠燬酷烈之餘救死扶傷以更造是邦者其爲墮淚深矣凡隄咸當得書有考無愧至其程工役之調度歲月與凡造橋梁若干則有司存之案籍在皆略不書書其勤公庇民之大者

湖州到任謝表　　王十朋

遠障承流之循良之善政近濟受命仰蘋藪之隆私祗服訓詞彌增感涕伏念臣五年去國兩地分符僥俗浩穰有難調之巨室變攝瘠鹵介絕險之鳥蠻但思治已以先人豈忍奪民而生事故因卑安其不擾而獄訟由之稍稀敢曰懷歸實緣多病輒控祠庭之請屢干旒扆之嚴既寬斧鉞之重誅復畀股肱之佳郡膽清光於便殿展素蘊之忠言謂能卹民蒙天語之見獎徙以自近佩聖恩其敢忘豈期衰遲有此遭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兼被大智難名憐臣守志弗欺其理猶卹於憲

眷惻臣奉躬匪懈事君或盡於勤勞故此異異除華於朽質臣敢不持循憲度效法京師詠靈沼於貞卿深體好生之德恢儒宫於安定益陶善教之風

與温守莫郎中 伯虚 啓　　王十朋

恭官天賦材猷家傳吏事藉甚之譽藹著縉紳聖天子方以外治爲憂故輟自掘闈出分符竹踐揚中外無適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頃以先大監遺愛著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况其子耶民望使君之來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方急指日召環行見

以轍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劉大諫啓　　王十朋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遂覩面目之書緘來以朋禮失之過其官學貫今古心潛聖賢樂道幾於屢空養氣本之以直然青藜燭讀與書於蓬萊詠白蘋詩起清風於苕霅當龍飛乾道之始正鳳鳴朝陽之秋官居諫垣色正朝路稱堯舜者非無孟子誰與王言指恭顯者豈乏京房孰若公勇直道而去令名益高爭繇媿於七人貴冥頑於五馬然臧否存而譽僕不遐既产

璀去則李絳必來盡輸畎畝之忠往贊君廓之治某叨與同舍素蒙異知遯雖隔於江湖心不忘於館閣

答湖守陳郎中啓　王十朋

拜違一年又半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月去國行色悤遽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久去郡城稍遠無雪川便又不獲修敬媿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長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記憶賜以手書履歷諄諄情辭備見如前日在道山侍几舄承博約時也意如之何故鄉去湖雖遠而知郡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其子

齊書言吾丈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
政事於是兩全其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
得中耿耿之剛議論慷慨名節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遇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
復及小人異日遂可託大賢之文牽聯不朽矣圓仲之
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款想足
以破顏一好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杜起莘盡言而去
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某屏迹山間足迹
不到州縣閭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

園林足以自適惟畎畝之心惓惓猶前日耳未能棄捐從游餞送别之語臨紙不勝依依

答温州莫守伯虚啓　王十朋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政學擬列星之高選莅二浙之名邦况先大夫有遺愛於此州而賢刺史復共理於今日變千里歎愁之俗繼萬民安樂之謡凡居蔽芾之陰率被帡幪之賜故兹僥冐端自吹嘘

答莫守賀冬啓　王十朋

伏以氣肇黄宫天地之心始見日行北陸君子之道將

亭恭官治有先大夫之風民樂賢師帥之政茂對一陽之復歡騰千里之謠其待次衡門阻趨賓宇遙拜緘封之賜倍增感愧之懷

答沈運使樞啓

王十朋

符竹濫分方託栟櫚之庇鱗鴻遠屆遽煩函口之書盛德謙光朋緘過厚共惟某官學傳既濟文繼東陽栢臺飛宇豸之聲闕省應列星之象七閩持憲了無囹圄之宛兩地劾官潛贊廟堂之畫方聖主重外臺之寄以太賢居將漕之權洞曉利源錢巳流於地上深憂時事虜

具見於目中宣室興思蒼生望起其天資不斂吏事尤疎臺評頗韓愈之譊譊治者同陽城之下下罪甚多矣部刺史想必能見容行或使之賢大夫恐不得終事

答沈待制調啓　王十朋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牟牘遽覩而目之書緘來以朋禮過於厚其官望隆若雷世耀貂蟬八詠逸才真隱侯之華胄一門盛事實故相之難兄皆分浙右之符尤著閩南之績奉真祠之已久奚從袞之尚淹行也老成以慰中外其關分絕塞地易近藩將入境以觀風

豈登壟而問政歸自蘷子國幸風波之已逃遊於鄭公鄉庶羿戾之可免

與沈尚書啓　　王十朋

易郡而東誤得股肱之重去天非遠喜聯喉舌之尊行遂登龍敢先致鯉某官書讀萬卷名登兩科負賈生通達國體之才有韓子涵泳聖涯之學言無發而不中最高北闕之書治所至而有聲尤振西州之譽上意勿違於安危之際公色不變於榮悴之交人才甚難今日有幾況當宁方與衰而撥亂豈重臣可置散以投閑謫與

宣室之思即起東山之臥其爲學最淺受知實深賢關首與於陶鎔詞掖誤蒙於薦引去門墻其已久仰山斗而不忘行由或使而身寘於夔喜亦可知而鄉遊於鄭事大夫之賢者竊效古人之居邦就有道而正焉庶幾君子之好學

與劉察院麐啓　王十朋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某晚學不才濫游冊府獲親炙者幾二年蘊溫粹之容稔忠厚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愧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韙

過警策不斂臨行惜別若見顔色既勤飲餞又寵以詩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已近朝廷去積年巨惡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有人矣

日義堂銘　王十朋

莫君子嘗將漕河北求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日義名之銘曰部使者之職莫亞於計臺居是職者以為大夫之心計劉士安之鞭算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斂之臣爾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湖州謁文宣廟文　　王十朋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顏猶苦之奔軼絕塵設教以中善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無倫風似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為守臣方以政學為能牧民聞諸夫子學道愛人弟以經術[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若夫惟孝為政勿欺事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科

謁顏魯公祠文　　王十朋

嗚呼百世留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甕面鹽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淸風凜然尚餘鐵畫其昔守茲郡今來暫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王十朋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盛不及湖昔官此邦如湖與洪弟子詵詵三千之徒中偉有傳經術以敎法行太學化被寰區諸老先生萬事間胡宵夾道德賢哉範模國朝之治效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鄒魯祠宇於泮

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其受命天下來分郡符官既有守恨莫能俱黍命同僚徵賦一詩榮堂先生今也則亡

安遠鎮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特授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試題

莫冲

門下鎮帥閫以宣威夙領邇營之衞冠武階而命秩式壓環尹之權眷言禦侮之英宜疑疇庸之典誕敷號屬允穆師虞具官某果毅而不羣沉深而有守氣節禀金

行之勁爽覘險艱轄鈐傳玉帳之奇灼知權變蚤登勇
爵屢奏膚功宣力四方殿价藩而維翰盡護諸將肅師
律以無譁方當息民繼好之時願著厭難折衝之望恩
加卒伍得平世撫衆之宜義洞神明挺忠臣盡心之節
惟嘉績之既懋豈褒律之敢稽是用擢從廂部之聯參
領殿巖之峻彤戈金印列五府以在庭徼道章溝總千
廬而飭衛益重和門之寄用昭將領之光於戲漢置南
北軍示不忘於武備唐分左右衛廻環列於府兵皆備
重於將臣用增隆於國勢繼體設官之意莫嚴衛士之

誠可

陳簡齋詩序　　葛勝仲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閬仙等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爲大驗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閻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進細也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繳之于一歲九遷不爲欽號

謂詩人例窮哉故叅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肆厲
不輟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
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
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
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
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
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嶷羅浮雖流離困苦
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縉
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

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偏眷
內外翰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
一也彼有旗殿閣微涼之句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
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刺擷豐暇取公詩離
爲十卷委僚屬讎校而命工刻板且見屬爲敘蓋將指
南後學而益求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哉色哉笑匪怒
伊教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賢侯處心一舉而二
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既望丹陽葛勝仲敘

爲湖州城楊韻生日作　　仲　并

身若萍浮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薄求祈福於玄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妥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井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懺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

讀孟東野詩　　費衮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

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併考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詆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賀章同知除參政啓　　李廷忠

擢自中樞列於次輔由建隆開東西府實處儒英逮元

豐置左右丞預聞政本成憲具在有德乃升恭惟其官
社稷所依文武之特為明主建長治之策識妙神著在
清時成更化之功音諧廟瑟根於所學之純正位乎本
朝而安强一堂坐運於甲兵四塞稀鳴於桴鼓凡茲制
勝之道屬我基宥之臣入捧絲綸贊調鼎鼐九真八蠻
雖已賓服五風十雨雖已順成想坐退思巖之時猶軫
若納溝之慮使草木無不遂性則日月可與爭光持此
茂勳永居端揆某托身造化傾耳拜除瞻望清明無復
到鈞天之所奉行寬大共敢負玉州之民激此懦衷寫

之雜牘

藁簡贅筆序　章淵

余解官南昌復居南墅艸堂於若溪濱踰七年矣閉關却掃息交絕游屯窶窮境幼稚盈室脫粟屢空斷編自娛矣文有祗楮隨輙是正事或牽連亦皆記載投篋破篋久而盈積閱視得數十幅不忍與故紙同弃錄爲五卷題曰藁簡贅筆云章淵伯深父序

修行淨土法門後序　侍郎莫仲璉

娑婆苦境也欲脫衆苦必修西方西方樂國也欲生極

樂必信佛言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暮夜昏黑羣賊在後執持利器競來逼逐四顧旁皇逃避無所呼天叫地誰來救卹忽遇老父而告之言此去不遠有長者居福德威勢盜賊不侵樓閣眞實快樂自在烟霧所障汝不能睹汝但决往吾不汝誑其人聞語歡喜踴躍策步高驤不復迴顧注目一心更無他想俄頃之間至長者所羣賊苦惱杳絕蹤跡種種快樂無異所聞彌陀攝受衆生長者居也安可不從釋迦指導羣迷老父言也安可不信世之人於西方之說懵不能知比比皆是知矣而不

信信矣而不修修不能力者十亦常八九焉我今重覆設此譬喻其不知者可以解會而不信不修不力者亦可加勉矣夫修西方而決願往生者豈有他哉善盡其力如遇老父於避賊之時而已矣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